

<<顺生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顺生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1049343

10位ISBN编号：7101049346

出版时间：2006-3

出版时间：中华书局

作者：张中行

页数：27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顺生论>>

前言

我与读书(代前言) 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。

不该写的原因, 比喻说, 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、烂板凳之类, 而视为奇珍, 并拦住过路人, 请人家进来欣赏, 这说轻些是愚陋, 重些是狂妄。

而又决定写, 如文题所示, 是因为先与“读书”, 后与《读书》, 有些关系。

后来居上, 且说近一两年来, 不知道以何因缘, 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, 竟连续占了《读书》的宝贵篇幅。

根据时风加市风, 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, 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。自然, 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, 或说野狐禅气, 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。

于是, 据说, 有人发问了: “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?”

”又据说, 这问是完全善意的。

何以为报?

想来想去, 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; 看了家底, 也就不必再问了吧?

这家底, 大部分由“读书”来, 小部分由“思考”来; 思考的材料、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, 所以也无妨说, 一切都是由读书来。

这样说, 没有推卸责任之意, 因为书是我读, 思考是我思考, 辫子具在, 跑不了。

语云, 言者无罪, 说是这样, 希望实际也是这样。

以下入正文, 围绕着读书和思考, 依老习惯, 想到哪里说到哪里。

一 由呱呱坠地说起。

遗憾也罢, 不遗憾也罢, 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, 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那样的书; 还不只我没闻过, 就我及见的人说, 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。

家庭是京、津间一个农户, 虽然不至缺衣少食, 却连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也没有。

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, 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, 只好顺应时势, 入镇立的新式学堂。

读的不再是三、百、千, 而是共和国教科书。

国文是重点课, 开卷第一回是“人手足刀尺, 山水田, 狗牛羊”, 比下一代的“大狗叫, 小狗跳”死板得多。

时代不同, 据说总是越变越好。

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, 我不知道; 但不同确是不错, 大不同是: 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, 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。

忝为学生, 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。

学校没有图书馆, 镇上也没有; 又不像江南, 多有藏书之家, 可以走宋濂的路, 借书看。

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, 是不入流的“小说家者流”颇为流行, 譬如这一家有《济公传》, 那一家有《小五义》, 就可以交换着看。

于是, 根据生物, 为了活, 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, 就东家借, 西家换, 大量地看旧小说。

现在回想, 除了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之外, 通行而大家熟知的, 历史, 侠义, 神魔, 公案, 才子佳人, 各类的, 不分文白, 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, 几乎都看了。

有的, 如《聊斋志异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镜花缘》等, 觉得特别有意思, 还不只看一遍。

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, 连续几年, 现在问, 得失如何?

失难说, 因为“不如怎样怎样”是空想, 不可能的事, 不管也罢。

只说得(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), 如果教训也算, 可以凑成三种。

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, 后来略发展, 成为不以读书为苦, 再发展, 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。

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, 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, 用白, 用文, 都像是不很费力。还有一种是教训。

古人说, 诗穷(多指不能腾达)而后工。

我想可以扩而充之, 说书也是穷(多指财货少)而后能读。

专说我的幼年, 依普通农家的传统, 是衣仅可蔽体, 食仅可充腹。

<<顺生论>>

娱乐呢，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，冬闲的时候，男顽童聚在一起，只能用碎瓦片、断树枝做投掷、撞击的游戏。

这很单调，而精力有余，只好谋消磨之道，于是找到最合用的，书。

何以最合用？

因为可以供神游，而且长时间。

总之，因为穷，就读了不少。

现在，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，不要说幼儿园，就是小家庭里，如果有小孩，也是玩具满坑满谷，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、会唱会闹的。

我老了，步伐慢，跟不上，总有杞人之忧，像这样富而好乐，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？

——不好再说下去，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，大作其《迎穷文》了。

二总有七八年吧，小学不好再蹲下去。

农，士，商，三条路，受了长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影响，走熟路，考入官费的通县师范学校。

成文规定，六年毕业；不成文规定，毕业后到肯聘用的小学当孩子王。

不知为什么，那时候就且行善事，莫问前程。

课程门类不少，但考试及格不难，可以临阵磨枪，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。

学校多年传统，两种权力或自由下放给学生，一种是操办肉体食粮，即用每人每月四元五角的官饭费办伙食；一种是操办精神食粮，即每月用固定数目的图书费办图书馆。

专说所谓图书馆，房间小，书籍少，两者都贫乏得可怜。

但毕竟比小学时期好多了，一是化无为有，二是每月有新的本本走进来。

其时是20年代后期，五四之后十年左右，新文学作品(包括翻译和少数新才子佳人)大量上市的时期，又不知道以何因缘，我竟得较长时间占据管理图书馆的位置。

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于是选购、编目、上架、借收等事务之余，就翻看。

由于好奇加兴趣，几年时先，把这间所谓馆的旧存和新购，绝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，小部分是介绍新思想的，中的，由绍兴周氏弟兄到张资平、徐枕亚，外的，帝俄、日本、英、法、德，还有西班牙(因为生产了唐·吉珂德)，凡是能找到的，几乎都看了。

与小学时期相比，这是由温故而走向维新。

有什么获得呢？

现在回想，半瓶醋，有时闭门自喜，不知天高地厚。

但究竟是睁开眼，瞥了一下新的中外，当时自信为有所见。

就算是狂妄吧，比如，总的说，搜索内心，似乎怀疑和偏见已经萌了芽。

这表现在很多方面，如许多传统信为真且正的，上大人的冠冕堂皇的大言，以至自己的美妙遐想，昔日赞而叹之的，变为半信半疑，或干脆疑之了。

这是怀疑的一类。

还有偏见的一类，专就文学作品说，比如对比之下，总觉得，散文，某某的不很高明，因为造作，费力；小说，某某的，远远比不上某些翻译名著，因为是适应主顾需求，或逗笑，或喊受压，缺少触动灵魂的内容。

这类的胡思乱想，对也罢，错也罢，总而言之，都是由读书来的。

三30年代初我师范学校毕业，两种机缘，一堵一开，堵是没有小学肯聘用，开是毕业后必须教一年学才许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，合起来一挤就挤入北京大学。

考入的是文学院，根据当时的自由主义，入哪一系可以自己决定。

也许与过去的杂览有关吧，糊里糊涂就选了国语言文学系。

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，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，如钱玄同，把姓也废了，改为疑古；顾颉刚越疑越深，以至推想夏禹王是个虫子；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，却也钻入故纸堆，考来考去，说儒的本职原来是吹鼓手；等等。

人，抗时风是很难的，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。

于是不经过推理，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，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，要加紧步伐，追上去。

追，要有本钱，这本钱是依样葫芦，也钻故纸堆。

<<顺生论>>

在其时的北京大学，这不难，因为：一，该上的课不多，而且可以不到；二，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，书多加自由主义。

书多用不着解释，专说自由主义，包括三项：一是阅览室里占个位子，可以长期不退不换；二是书借多少，数量不限；三是书借多久，时间不限。

于是利用这种自由，我的生活就成为这样：早饭、午饭之后，除了间或登红楼进教室听一两个小时课之外，经常是到红楼后面，松公府改装的图书馆，进阅览室入座。

座是自己早已占据的，面前宽宽的案上，书堆积得像个小山岭。

百分之九十几是古典的，或研究古典的。

先看后看，没有计划，引线是兴趣加机遇，当然，尤其早期，还要多凭势利眼，比如正经、正史，重要子书，重要集部，一定要看，就是以势利眼为指导的。

机遇呢，无限之多，比如听某教授提到，逛书店碰到，看书，王二提到张三，张三提到李四，等等，就找来看。

兴趣管的面更广，比如喜欢看笔记，就由唐、宋人的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；喜欢书法，就由《笔阵图》一直看到《广艺舟双楫》。

量太大，不得不分轻重，有些，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，如《太平御览》《说文解字诂林》之类，就大致翻翻就还。

这样，连续四年，在图书馆里乱翻腾，由正襟危坐的《十三经注疏》《资治通鉴》之类到谈情说爱的《牡丹亭》《霓裳续谱》之类，以及消闲的《回文类聚》《楹联丛话》之类，杂乱无章，总的说，是在古典的大海里，不敢自夸为漫游，总是曾经“望洋向若而叹”吧。

也要说说得失。

语云，开卷有益，多读，总会多知道一些，有所知就会有所得。

这是总的。

但是也有人担心，钻故纸堆，可能越钻越糊涂。

明白与糊涂，分别何所在，何自来，是一部大书也难得讲明白的事。姑且不求甚解，也可以从另一面担心，不钻也未必不糊涂。

还是少辩论，且说我的主观所得。

一方面是积累些中国旧史的知识，这，轻而言之是资料，可备以后的不时之需；重而言之是借此明白一些事，比如常说的人心不古就靠不住，古代，坏人也不少，尤其高高在上的，他们的善政都是帮闲或兼帮忙的文人粉饰出来的。

另一方面是学了点博览的方法，这可以分作先后两步：先是如何找书看，办法是由此及彼，面逐渐扩大；后是如何赶进度，办法是取重舍轻，舍，包括粗看和不看。

这些，我觉得，对我后来的“尽弃其学而学焉”确是有些帮助。失呢，也来于杂览，因为不能专一，以致如室中人多年后所评，样样通，样样稀松。

或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论杂家所说：“杂家者流，盖出于议官，兼儒墨，合名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，此其所长也。

及荡者为之，则漫羨而无所归心。

”四大概是大学四年的末期，脑海里忽然起了一阵风暴。

原来底子薄，基础不巩固，抗不住，以致立刻就东倒西歪，具体说是有了强烈的惶惑之感。

还可以具体并重点地说，是心里盘问：偏于破的，如舜得尧之二女，是郗鉴选东床坦腹式的许嫁或卓文君式的私奔，还是曹丕得甄氏式的抢，三代之首位的夏禹王，是治水的圣哲兼开国之君，还是个虫子，等等，就是能考清楚了，远水不解近渴，究竟有什么用？

偏于立的，生而为人，生涯只此一次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如果有意义，意义何在？

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？

等等问题是切身的，有精力而不先研讨这个，不就真是辜负此生了吗？

这是注意力忽然由身外转向身内。

何以会有此大变？

<<顺生论>>

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。

但这变的力量是大的，它使我由原来的自以为有所知一霎时就如坠五里雾中。

我希望能够尽早拨开云雾而见青天。

办法是胸有成竹的，老一套，读书，读另一类的书。

起初是乐观的。

这乐观来于无知，以为扔开《十三经注疏》之类，找几本讲心理、讲人生的书看看，就会豁然贯通。

当然，这乐观的想法不久就破灭了。

破灭有浅深二义：浅的是，不要说几本，就是“读书破万卷”也不成；深的是，有些问题，至少我看，借用康德的论证，是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。

这些后面还要谈到，这里只说，因为想拨开云雾，我离开大学之后，就如入了另一个不计学分、不发证书的学校，从头学起。

这另一个学校，没有教室，没有教师，没有上下课的时间，更糟的是学什么课程也不知道。

起初，只能用我们家乡所谓“瞎摸海”（称无知而乱闯的人）的办法，凭推想，找，碰，借，读读试试，渐渐，兼用老家底的由此及彼、面逐渐扩大法，结果，专就现象说，就真掉进书或新知的大海。

这说来嫌话太长，只好化繁为简，依时间顺序，举一斑以概全豹。

先是多靠碰，比如还看过经济学的书，不久就发现，它只讲怎样能富厚，不讲为什么要富厚，文不对题，扔开。

另一种情况是百川归海，终于找到冤有头的头，债有主的主。

这百川，大致说是关于人以及与了解人有关的各门科学知识。

人，或说人心，中国传统也讲，缺点是玄想成分多，比如宋儒的天理与人欲对立，就离实况很远。

所以我一时就成为“月亮也是外国的圆”派，几乎都读真洋鬼子写的。

由近及远，先是心理学，常态的，变态的，犯罪的，两性的，因而也搞理斯，特别欣赏弗洛伊德学派的，因为深挖到兽性。

向外推，读人类学著作，希望于量中见到质；再推，读生物学著作，因为认为，听了猫叫春之后，更可以了解禅定之不易。

直到再向外，读天文学著作，因为那讲的是生的大环境，如果爱丁顿爵士的宇宙膨胀说不错，人生就化为更渺小，意义就更难说了。

说到环境，这牵涉到万有的本质问题（科学成分多），知识的真假、对错问题（哲学成分多），于是就不能不读偏于理论的科学著作。

而所有这些都我个人说，都是为解答一个问题，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所以百川就归了海，这海是“人生哲学”。

这门学问也确实不愧称为海，西方的，由苏格拉底起，东方的，由孔子起，还要加上各种宗教，著作浩如烟海。

只好找重要的，一本一本啃。

洋鬼子写的，尽量用中译本；没有中译本，英文写的，找原本，非英文写的，找英文译本。

与科学方面的著作相比，这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主干，所以读的种数，用的时间，都占了首位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是归拢后的再扩大，也可以说说。那是因为哲学的各部门有血肉联系，读一个部门的，有如设宴请了某夫人，她的良人某某先生，甚至姑娘等系的表姐表妹，也就难免跟了来。

人生哲学的戚属很多，比如你总追问有没有究极意义，就不能不摸摸宇宙论；有所知，有所肯定，不知道究竟对不对，就不能不摸摸知识论；而一接近知识，就不免滑入逻辑；等等。

总之，找来书读，像是越读问题越多，自己不能解答，就只好再找书，再请教。

就这样，读，读，旧问题去了，来了新问题，小问题去了，来了大问题，直到人借以存在的时、空及其本原是怎么回事也成为问题，就问爱因斯坦，及至知道他也不是彻底清楚，就只能抱书兴叹了。

说句总结的话，这一阶段，书确是读了不少，所得呢？

一言难尽。

五严格说，不应该称为“得”，因为情况复杂，复杂到扪心自问，自己也有账算不清。语云，读书明理，难道反而堕入佛家的无明了吗？

<<顺生论>>

也不尽然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是小问题消减了，大问题明显了。

明显到自信为不能解决，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，成为大事糊涂，小事不糊涂，颇为可怜了。

以下具体说这可怜。

可怜由零碎的可喜来，先说可喜。

这也不好枚举，只说一点点印象深的，影响大的，算作举例。一种，姑且名之为“方法”，曰无成见而平心静气地“分析”。

姑嫂打架，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，邻居不然，说针尖对麦芒，母用的是党同伐异法，邻居用的是分析法。

显然，治学，定是非，分高下，应该用分析法，事实上许多人也在用分析法。

且说我推重这种方法，并想努力用，主要是从薛知微教授(19世纪末在伦敦大学任教)的著作里学来的。

他著作不少，只说一本最有名的《伦理学之方法》。

书的高明之处，为省力，引他的高足伯洛德先生的意见(非原文)：对某一个问題，他总是分析，就是从从这个角度看，如此如此，从那个角度看，如彼如彼，都说完，仿佛著者并没什么主见，可是仔细想想，人类智力所能辨析的，不过就是这些，思想的高深就蕴含在这无余义之中。

这可谓知师者莫如徒。

这本书我读了两遍，自信为有所得，其最大者是：确知真知很难，许许多多久信的什么以及宣扬为应信的什么，绝大多数是经不住分析的；因而对于还未分析的什么，上德是“不知为不知”。

另一种，姑且名之为“精神”，曰无征不信的“怀疑”。

就我所知，在这方面，也是进口货占上风。

古希腊有怀疑学派，虽然庄子也曾“不知周之梦为胡蝶”，“胡蝶之梦为周”，可是意在破常识，所以没有成为学派。

大大的以后，法国笛卡尔也是由怀疑入门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。

这些都可以不计，只说我更感兴趣的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罗素，他推重怀疑，而且写了一本书，名《怀疑论集》。主旨是先要疑，然后才能获真知。

他举个有趣的例，是英国课本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之力，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，他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，有人担心学生将无所适从，他说，能够使学生不信，教育就成功了。

他的怀疑还有更重大的，是继休谟之后，怀疑归纳法的可靠性。

举例说，如果把“一定还有明天”当作可信的知识，这信是从归纳法来的，因为已经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就推定一定还有三而四。

为什么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其后必有三而四？

因为我们相信自然是齐一的(有规律，不会有不规律的变)。

何以知道自然是齐一的？

由归纳法。

这样，自然齐一保归纳法，归纳法保自然齐一，连环保，就成为都不绝对可靠了。

就举这一点点吧，分析加怀疑，使我有所得也有所失。

得是知识方面的，也只能轻轻一点。

先说个大的，比如对于生的大环境的底里，我确知我们殆等于毫无所知，举个最突出的例，我们这个宇宙，用康德的时间观念(与爱因斯坦的不同)，问明天还有没有，自然只有天知道。

如是，计划也好，努力也好，都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。

再说个小的，比如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，我确知这决定力量是身内(相貌、能力等)身外(地位、财富等)两方面条件相加，再加机遇，而不是西湖月下老人祠中的叩头如捣蒜。

总之，辨识真假、是非的能力强了，大大小小的靠不住，虽然未必说，却可一笑置之。

失呢？

大失或大可怜留到下面说，这里只说小失，是心和身常常不能合时宜，这包括听宣传、看广告都不怎

<<顺生论>>

么狂热之类。

浮世间，为了争上游，至少是为了活，大概常常不得不狂热或装作狂热吧？

每当这种时候，分析方法和怀疑精神等就来捣乱，以致瞻前顾后，捉襟见肘，苦而不能自拔了。

六 以下正面说可怜，包括两类：一类是大问题不能解答，以致难得安身立命，这一节谈；另一类是不得已而退一步，应天顺人，自欺式地自求多福，下一节谈。

记得英国培根说过(《新工具》？

)：“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，终于信仰。

”不知道这后半，他做到没有。

我的经验，想做到，沈要脚踩两只船，一以贯之必不成。

这两只船，比如一只是冥思室或实验室，一只是教堂，在室里虽然被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包围，到堂里却可以见到上帝；通晓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可以换取世间的名利，安身立命却要由上帝来。

我可怜，是因为不能脚踩两只船，而习惯于由怀疑起，一以贯之。

比如喜欢追根问底就是这种坏习惯的表现。

追司，有天高皇帝远的，如历史上的某某佳人，就真能作掌上舞吗？

某某的奉天承运，就真是来于救民于水火吗？

远会变为近，也追问关于人的，不合时宜，单说关于理的。

各时代都有流行的理，或说真理，新牌号的大多不许追问，老牌号的升迁，以至很多人想不到追问。

如果起于怀疑而一以贯之，就难免(在心里)追问：所信的什么什么最对，至好，为什么？

为什么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，仍以人生哲学为例，厚待人比整人好，为什么？

答曰，因为快乐比痛苦好。

一般人到此不问了，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，为什么？

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，惯于追根问底的人还会问，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？

甚至更干脆，问，为什么生就比死好？

显然，这公案只能终止于“不知道”。

遗憾的是，我也诚心诚意地承认，能信总比不能信好，因为可以安身立命。

话扯远了，还是赶紧收回来，谈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确是很可怜，借用禅和子的话形容，是在蒲团上用功多年，张目一看，原来还是眼在眉毛下。

直截了当地说，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，或说有没有目的，我的认识是，胆量大一些答，是没有；小一些答，是无法证明其为有。

这胆小一些的答复是由宇宙论来，因为宇宙何自来，将有何归宿，以及其中的千奇百怪，大到星云的旋转，小到一个蚊子哼哼哼，为什么，有何必要或价值，我们都说不上来。

不好，这扩大为谈天，将难于收束。

那就下降，专说人。

天地间出现生命，生命有强烈的扩展要求，于是而我们就恋爱，凑凡大件成婚，生小的，小的长大，再生小的，究竟何所为？

平心静气，实事求是，只能说不知道。

孔老夫子说“畏天命”，畏而不能抗，又不明其所以然，所以成为可怜。

这可怜，说句抱怨的话，也是由读书来的。

七大问题不能解答，或者说，第一原理树立不起来，是知识方面的迷惘。

但迷惘也是人生的一个方面，更硬梆的现实是我们还活着。

长日愁眉苦脸有什么好处呢？

不如，事实也是人人都在这样做，且吃烤鸭，不问养壮了有什么意义。

这是退一步，天上如何不管了，且回到人间打算盘，比如住楼房比住窑洞舒服，就想办法搬进楼房，而不问舒服和不舒服间还有什么大道理。

这生活态度是《中庸》开头所说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

”用现代语注释是：人有了生就必须饮食男女，这是定命，到身上成为性，只能接受，顺着来，顺着就是对；但人人顺着也难免有冲突，比如僧多粥少就不免于争，所以还要靠德、礼、法等来调节。

<<顺生论>>

对于这种生活态度，几乎是人人举手赞成，认为当然。

我也赞成，却受了读书之累，不是认为当然，而是认为定命难抗，只好得过且过。

或说得冠冕些，第一义的信仰既然不能树立，那就抓住第二义的，算作聊以自慰也好，甚至自欺也好。

正如写《逻辑系统》的小穆勒先生，长期苦闷之后，终于皈依边沁主义(其主旨为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)，既已皈依，就死生以之。

这当然也得算作信仰，但其中有可怜成分，因为不是来于理论的应然，而是来于实际的不得不然。

说句泄气的话，是生而为人，要活，并希望活得如意些，就不能不姑且相信应该分辨是非，有所取舍。

取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所以还要尽人力，想办法。

边沁式的理想，我们很早就有，那是孟子的众乐主义。

孔、孟是理想主义者，凡理想主义都不免夹带着乐观主义，他们相信，只要高高在上者英明，肯发善心，人间就会立刻变成盛世。

事实是在上者并不发善心，或根本就没有善心，因而人间就始终不能盛。

与孔、孟的眼多看天相比，荀子眼多看地，于是就看见性恶及其本原的“欲”。

两千年之后，西方的弗洛伊德不只看见欲，而且经过分析，说欲可以凝聚为“结”，所以不得了。

这要想办法，以期不背离边沁主义或众乐主义。

他的想法写在名为《一种幻觉的将来》那本不厚的书里，主旨是：因为人生来都具有野性，所以应当以“文”救之。

此文，我的体会，包括习俗、道德、法律、组织、制度等等。

具体应该如何？

难说，而且不好说，只好不说。

八很快就迎来“四十而不惑”。

不惑有自足的一面，是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；有影响的一面，是原地踏步，看着别人走出很远，难免感到寂寞。

旧习难改，仍然读书。

性质有变，以前是有重心，略有计划，而今变为阮步兵的乘车式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碰见什么是什么。

比以前数量少了，因为难得主动。

获得呢？

天方面，依然故我；人方面，也借助历练，像是所知更多一些。

古人说，“察见渊鱼者不祥”，装作不知也罢。

一晃又是四十年，也许应该算算总账了吧？

不敢用《旧约·创世记》的算法，那会后悔吃智慧果，痛哭流涕。

但事实是不能变的，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是事实，既往咎之也没有用，还是不悔恨的好。

也无妨从另一面看。

现在时兴旅游，读书也是旅游，另一种性质的，地域更广阔，值得看看的更多。

缺点是有些地方，比如天，至少我是，看不清楚。

但这也未尝不可引孔子的话来解嘲，那是：“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

”写到此，想到重实际的哪一位也许要说，所有这些不过是文字般若。

这我承认，但就算只是文字，既然可以称为般若，它就有可能引来波罗蜜多；纵使不能引来，总比无明而自以为有明好一些吧？

这样说，对于“我与读书”，作为终身大事，我的态度显然还是“家有弊帚，享之千金”一路。

蠢鱼行径，是人生的歧途吗？

大道本多歧，由它去吧。

张中行 1990年3月12日

<<顺生论>>

内容概要

是著名文史专家、文化老人张中行先生谈论人生哲学的著作。作者在书中易古人的“率性”为“顺生”，阐发自己关于“怎样活才好”的种种人生见解。近百岁高龄的文化老人运用自己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湛的人文知识，把人生的方方面面梳理为三个方面的六十个问题，从古今沟通、中外比较的角度条分缕析，推本溯源，以散文化的笔墨娓娓道来，使全书在理论与实际相联系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人生思索中，开人眼界、启人胸襟。

<<顺生论>>

作者简介

张中行，原名张璿，字仲衡。

后以名字难认，改今名。

1909年1月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。

1929年毕业于通县师范，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

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。

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，从事编辑工作至今。

先生涉猎广泛，博闻强记，遍及文史、古典、佛学、哲学诸多领域，人称“杂家”。

自觉较专者为语文、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。

晚年为文，以“忠于写作，不宜写者不写，写则以真面目对人”为信条。

自20世纪80年代始，十馀年间，相继有《负暄琐话》《负暄续话》《负暄三话》《禅外说禅》《文言津逮》《文言和白话》《作文杂谈》《文言常识》《顺生论》《说梦楼谈屑》《流年碎影》《说梦草》《散简集存》等著作行世。

其中或记旧人旧事，或谈学论理，或探究人生……钩玄提要，百炼工纯，以其见识之深邃，文笔之独特，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。

<<顺生论>>

书籍目录

我与读书(代前言)第一分 天心 一 存在 二 生命 三 鬼神 四 天道 五 命运 六 快乐 七 出世
八 本性 九 节制 十 利他 一一 增补 一二 不朽第二分 社会 一三 群体 一四 组织 一五 分
工 一六 管理 一七 王道 一八 常情 一九 平等 二 民本 二一 教养 二二 授权 二三 限权
二四 大计 二五 财富 二六 法律 二七 道德 二八 时风 二九 育人 三 自由 三一 宗教 三二
贵生 三三 文治 三四 武功 三五 变易 三六 国际第三分 己身 三七 自我 三八 机遇 三九 幼年
四 就学 四一 知识 四二 读书 四三 恋情 四四 婚姻 四五 家庭 四六 婚外 四七 职业 四八
事业 四九 信仰 五 道术 五一 爱好 五二 贫富 五三 聚散 五四 顺逆 五五 悔尤 五六 归仁
五七 取义 五八 老年 五九 死亡 六 身后几句下场的话再版说明

<<顺生论>>

章节摘录

书摘三 鬼神 还没有所谓科学的时候，多数人相信有鬼神，现在，少数人还是相信有鬼神。我们生存于现世间，鬼神在信者的想象中，是现世间之外或之上的事物，鬼神有无，过去，有些人认为可以存而不问，但是更多的人对它感兴趣，因为这牵涉到死后能否以另一形式继续存在，能否继续有觉知的问题。

有没有鬼神呢？

扩大一些说，有没有超现实的非科学所能解释的神秘事物呢？

答复要分作两个方面说。

一种，所谓神，或更确切一点，称之为大神秘，是形而上学的，用通俗的话说是“造物”，即“存在”的本原。

这有没有呢？

我们还不知道。

如果有，它是有意识的吗？

就是说，万有的种种，都是它想这样才这样吗？

如果真是这样，它会不会另想一套，因而万有的种种忽而改弦更张呢？

根据我们现有的对宇宙的理解看，改弦更张的可能像是未必有，但是“未必”并不等于“不可能”。

到目前为止，对于“本原”方面的问题，我们知道得还很少，因而就难于断定某种可能是不是绝对不可能。这样，大神秘既然也是一种可能，它的存在自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
另一种，所谓鬼神，是一般人设想的。

鬼是人死之后的一种存在形式，或称为魂灵。

神是现世间之上的贵族阶层，它有权，有力，已经超出轮回，却常常干涉现世。

这样的鬼神是人造的，自然不存在。

人设想有鬼神，主要原因是：一，有些现象还不知道如何解释。

例如死，活人，力能扛鼎，谈笑风生，忽然寂灭了，他哪里去了呢？

很自然的想法是成为鬼。

再如梦，人分明睡在床上，却感到做了种种事，见了不少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显然也会使人想到这是魂灵在活动。

再如一些幻觉，黑夜或什么地方，像是分明见到一些奇怪的现象，如死去的人之类，这也会使人想到是有鬼。

二，人道难言，希望从而也就设想有超现世的力量主持公道，福善祸淫，作为遗憾的补偿和安慰，于是渐渐就形成一个有鬼神的世界。

鬼神生于人的设想，是虚幻的，因而到科学知识日渐深厚的时候，它的寿命就难于维持下去了。

一、死、梦、幻觉这类现象，现代的科学知识，特别是心理学和生理学，已经可以解释得明明白白了。

二、相信鬼神的人拿不出可以经得起检验的证据，像传说中阮瞻经历的那样，让不相信的人亲眼看一看。

三、关于鬼神的传说，都是互相啮衄，难于自圆的。

举个最明显的例，如果活人都是由死人轮回脱胎而生，人口增加，这多出的魂灵是哪里来的呢？

四、我们所处的世界，根据现在的认识，是有严格的规律的。

大自然像是被巨细不遗的因果的锁链维系着，一切发展变化都是在自然规律之下受限定的。

没有幻境，更不会出现奇迹。

设想的鬼神是自然规律之外的奇迹，所以一定不是事实。

没有鬼神，好呢还是不好呢？

从感情方面思量，这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《聊斋志异》写了不少鬼，其中有些是可怕的，但大多数是可爱的。可怕也罢，可爱也罢，专就死后没有完全寂灭这一点说，也确是值得人深思。

<<顺生论>>

死了，魂灵飘忽，还可以有见闻，有悲欢，甚至可以遇见亲友，叙别情，喝烧酒，这也许比咽气万事空可取一些吧？

佛家说，生死事大，也难怪有人会这样想，如果这个世界真像《聊斋志异》描写的那样，也好吧？

但是，现代科学已经把那类故事的真实性完全否决了。

与《聊斋志异》的世界相比，现代科学是生硬的，冰冷的，它使人不得不相信，以己身为中心，生命只有一次，死亡就是寂灭。

这是定命，你愿意接受也得接受，不愿意接受也得接受。

接受的态度自然可以不同，比如诗人，大概会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（唐·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），至于哲人，那就多半是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”（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）了。

P9-P10

<<顺生论>>

后记

几句下场的话一本也许不当写的书终于写完了，学戏曲的有下场诗，应该说几句下场话。

不当写，理由很简单，是手无缚鸡之力而想扛鼎。

事实是不只想，而就真扛了，再说理由也就成为不必要。

必要的是说说为什么想写这样一本书。

一本什么书？

这样的意思应该在序里说清楚，因为没写序，只好借这里的一席之地先说说。

书名《顺生论》，“论”用不着解释，只说“顺生”。

可以图省力，用古人语，是《礼记·中庸》开头所说：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”

古人语过简，还过旧，怕今人，尤其末头童齿豁的，看了不很了然，所以易“率性”为“顺生”。

率性有道，顺生自然同样是道，这道即通常说的人生之道，用大白话说是自己觉得怎么样活才好。

说“自己”，因为人生之道无限，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，不同的人可以引为同道，所选的道却总是“自己认为”好的。

这就为本书的也许应该算作胡思乱想的许多讲法找到个档箭牌，是其中所写都是自己的有关人生的所想，也应该并只能是自己的所想。

所想是什么呢？

说简单也简单，是我们有了生，生有没有究极意义或价值，不知道；但有天赋的好恶，如没理由地觉得活比死好，乐比苦好，这是命定，或说性；已定，抗不了，一条简便的路，也许竟是合理的路，就成为，顺着天命的所定活下去，即本书所谓顺生。

路平常，理也不深远，推想也不会有人“真”揭竿而起造反，还“论”它做什么呢？

是因为一，道，大同难免小异，外形或口头还难免大异；二，即使不异，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，接受顺生而真就能够活得好也大不易。

所以也就值得思考，或更不自量力，进而论一下。

转而说不自量力。

如果网密，本书前言中所说，新生生的牛犊不怕虎，我年轻时候改学人生哲学，想弄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样生活才好，应该算是第一次。

这里只说第二次，是五十年代中期，忙而又像是行有余力，老毛病，先是思，继而像是有所知。

古语今语都说，应该，至少是可以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
但世故的要求是，多说不如少说，少说不如不说。

仍是老毛病，憋在心里不舒服，无已，只好以笔代口，写出来，自己看看。

只写成相当于本书的第一分，因为以下更难写，决定搁笔。

稿放在一个旧书包里，睡了差不多十年吧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，心想谈人生，这还了得，性命攸关，赶紧找出来，付之丙丁了。

其后虽然日长似岁，终于熬到七十年代，由干校放还，独自还乡，过面壁生活。

身心并闲，引来旧病，就是禁不住思，然后是有所见，想拿笔。

写什么呢？

灵机一动就想到已经化为纸灰的旧稿，于是决定补写。

因为并非急务，断断续续，总有三四年吧，又告一段落，这就是本书的第一分。

第二分，由形而上变为形而下，原因仍是更难写，决定不写。

一晃又是十年过去，万马齐喑的情况也随着过去，有不少相知的人有厚意，说关于人生，既然有想法，还是以气出来为是，至少会有参考价值。

我感激，但是有编写任务以及其他一些杂事，忙，又畏难，一直没有动笔。

直到去年四月，也许受改革开放之风吹得太久了吧，胆量大起来，于是决定继续写。

杂事多。

精力差，断断续续，直到昨天近午，共计用了一年零一个月，总算写完了。

说写完，不依时风说胜利完成，是因为自己知道，缺点不少。

<<顺生论>>

想到的计有五项。

其一是，为自己的性格和经历(包括学业)所限，所说都是自己的一偏之见；一偏，即使未必都错，也总会闭门像是头头是道，开门出去就可能欲行而难通。

如果竟是这样，思，写，印，卖，都所为何来呢？

不敢奢望，只是有些人会知道，对于人生问题，我曾这样胡思乱想而已。

其二是，内容必挂一漏万，因为人生(事多人多)过于复杂，不管主观如何想全面，谈，总像是酌蠡水于大海。

漏有整体方面的，即生活中有，题目里没有；有单篇方面的，即某一情况，某题目应该谈却没有想到。

其三是，难免重复，即这里说了，那里又说。

人生是个整体，拆开是方便说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是不可免的。

但这就会使读者有如听老太太唠叨家常，可能感到烦腻。

其四是，想法，不同处所的也许间或有不协调甚至吵架的情况，如这里说是不可免，换个地方也许应该说勉为其难。

这情况也许同样是不可免；但是，如果容忍这样，总是甘居下游了。

其五是，有客观原因，如问题过于艰深，明说不合时宜，有主观原因，是才力学力都不够，自知有些地方说得不够明白。

这没有办法改善，因为不是不为也，是不能也。

最后说几句近于慨叹的话，是人生，我们时时在其中，像是并不觉得有它；一旦设想跳到其外，绕着它看看，就立刻会发现，它是神异的，或说怪异的。

你爱它，他会给你带来苦；你恨它，却又躲不开；你同它讲理，讲不清楚；不讲，决心胡混，又会惹来麻烦。

真是难办；难还会殃及池鱼，是我写它的理由也就不易找到。

但既然写了，就总当找个理由。

搜索枯肠，勉强想到一个，是：生，来于天命，我们抗不了，于是顺；顺之暇，我们迈出几步，反身张目，看看它的脸色，总比浑浑噩噩，交臂失之，或瑟瑟缩缩，不敢仰视，好一些吧？

张中行 1992年5月10日

<<顺生论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再版说明 《顺生论》是张中行先生的一本讨论人生的著作。书稿酝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部分初稿毁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七十年代后期重新补写了一部分。

后又搁置多年，于1991年4月决定续写，最终完成于1992年5月。

整个成书过程约四十年之久。

本书是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的现代版。所谓“天命之谓性”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，活着比死要好，这是天命。为什么？

谁也说不清。

快乐比痛苦好，这也是天命，天命如此，本性如此。

“率性之谓道”，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，这就是生活之道。

本性由天命而来，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。

<<顺生论>>

编辑推荐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